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駱強居然幫著他道：「是的！老大，您不該一直瞞著小姐，讓她自己發覺了，自然免不了要不習慣，我相信小姐很快就會想通了，勇弟！你跟著小姐，好好地勸勸她，別讓她走太遠……」

駱仲和大叫道：「她祇要敢走出大門一步，你就割下她的頭來見我！」

駱強笑笑道：「不必！不必！祇要我們割下姓金的腦袋，我擔保她就會死心塌地了！」

駱洛仙已經走出廳門去。

駱勇遲疑著獨未舉步。

駱強催促道：「勇弟！你還不快去，小姐若是走失了，大伙就唯你是問，她不過看這姓金的人長得年青，臉蛋兒英俊一點，等我們把他這張漂亮臉蛋兒打爛了，她自然明白祇有武功才是真正靠得住的！」

駱勇終於跟在駱洛他的身後追去。

駱勇轉過身對著金蒲孤憐笑道：「姓金的！你是自己抹脖子呢？還是由老手替你吧腦袋擰下來！」

呂子奇見他追了上來，當距離祇有六七步時，突然回身，用手一攤，露出掌中錢鏢道：「你不要著急，老夫還沒有發鏢呢！」

駱強覺得自己過於緊張，未免有點不好意思，訕然笑道：「你那爛銅片，大爺才不放在心上呢！我祇是怕你跑掉了！」

呂子奇冷笑一聲道：「老夫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，多少大風浪都經過了，豈會被你這種無名小卒嚇跑了！」

駱強聲道：「少廢話！你再不出手，大爺就要開始收拾你了！」

呂子奇錚錚兩聲，又彈出兩枚錢鏢，分制他的左右兩耳道：「老夫跟金大俠學的仁者之射，這兩鏢不想傷你性命，祇取你的一對耳朵！」

駱強伸手又是一撈，其准無比，將兩枚錢鏢都撈在手中大笑道：「老傢伙！你還有高明一點的打法嗎？」

呂子奇笑笑道：「高明一點的打法祇怕你受不了！」二人的距離祇有丈許，駱強心中大定，在這種距離下，他自信任何手法都傷不了自己，乃冷笑道：「老傢伙！現在可不是要嘴皮子的時候！」

呂子奇又舉起手來，比了一下，忽然道：「噢！你的耳朵呢！老夫說好要你的耳朵做目標的，你把他們收了起來，叫老夫何從下手！」

駱強征了一怔，舉手往耳上摸去，不摸還好，一摸之下，他驟覺奇痛澈心，手上一片潮濕，兩隻耳朵已不知會向，呂子奇笑著憑空一招，接下兩點黃光道：「別著急，尊耳在這裡，你把他們安上去，以便老夫對準出手！」

說著將那兩點黃光擲了過來，駱強不知是什麼東西，連忙用手扣落了下來，墜地無聲，赫然竟是一對人耳！

呂子奇又歎道：「唉！你怎麼這樣不懂事，剛割下來的耳朵，趁著熱血安上去，最多祇留下一道疤痕，你把他們拍落地下，血涼肉死，再也裝不上去，你祇好終生都帶著破相了……」

駱強呆住了，簡直不明白這老兒是用什麼手法，在什麼時候，割下自己的耳朵，血淋淋的肉耳就在目前腳下，他依然無法相信這是屬於自己的！祇有金蒲孤懂得呂子奇所用的是最深奧的無影手法，那兩枚錢在他未回頭前已經出手了，而且是利用迴風手法，由旁邊飛出，再從駱強的身後直切過來！

當他第二次正面出手時，祇是爲了吸引對方的注意！駱強雖知道對方錢鏢絕技非比等閒，但是也知道祇要保持著適當的距離，不僅就不怕對方在手法上玩花樣。所以他見到呂子奇出手道，倒是相當重視，殊不知呂子奇積多年的經驗，在暗無聲息中打出了兩枚迴風錢鏢，更將時間是也拿捏到了一絲不差！

駱強全神貫注去接鏢時，那兩枚利鏢適時攻到，以極快的速度，割下雙耳，而且還令對方絕無知覺！

駱仲和手下十二名勇士中，祇有駱勇一人懂得迴風手法，再有就是他自己深知個中三昧。

因此駱強失去雙耳，還不知道是怎麼會事，不過人已經丟了，惱羞成怒之下，轉把臉對著金蒲孤叫道：

「姓金的！你是天下成名的人物，難道你的盛名，祇是靠一些暗算的手段得來的嗎？」

(一五七)



週末，太陽當空高高掛。

三個大男人，兩個小女人，執行搬家作戰計畫。

首先，崔幼晴的行李最簡單，寄人籬下的她，並沒有買太多東西，當初怎麼來，現在就怎麼離開，行李祇有登機箱一個，所以她和曾瑪俐搭捷運過去就可以。俞宇堂房間裡的東西倒不少，電腦、印表機、音響、書籍，加上好幾套的西裝行頭，塞滿了俞宇堂和孟虎的轎車；當然，也順便清出了兩大袋垃圾。

「我的房間還是讓給你住吧，妳是女孩子，這樣比較方便。」孟虎趁空檔在客廳裡問著崔幼晴。

「不用啦，我又不是嬌嬌女，你把我當兄弟就行了。」崔幼晴今天將長髮高束成馬尾，露出可愛的小圓臉。她淺笑，看著比她高出一個頭的孟虎。

從兩人意外重逢到現在，雙方都刻意避談當年她告白的事。也許假裝忘了，對他們都好。

曾瑪俐吆喝孟虎去開車，因為接下來還得把俞宇堂的全部家當搬進她的小套房。

兩人中斷短暫的交談。待人走後，祇剩崔幼晴留下來打掃房間，其他人都去當搬運工了。

她拿了一桶水及抹布開始擦拭房間裡的灰塵。

命運好不好玩？還是緣分太神奇？

她才剛拉開與他的距離，卻沒料到這麼快就又靠近他，甚至近到她還不知道以後該怎麼面對他。

祇能以爽朗的笑聲、不拘小節的動作，來化解自己對他的遐想。

接近傍晚的時候，一群人浩浩蕩蕩從曾瑪俐的小套房回來，順便熱熱鬧鬧的辦了個喬遷之喜。

他們從餐館帶回來了一桌子的菜，外加啤酒一打。由於客廳不大，沒有地方可以擺餐桌，所以五個人就坐在沙發上、圍著茶几，開始動口又動手。

俞宇堂搶先在兩人沙發上挨著親親女友坐。

王光陽生性害羞，所以選擇三人沙發的左邊坐下，崔幼晴見狀，祇能選擇右邊的座位，那孟虎自然就得坐在中間了。

酒酣耳熱，五個人說說笑笑；崔幼晴雖是第一次加入他們，但因之前和曾瑪俐及俞宇堂都已經熟識，再加上她本來就大方的個性，所以很便和大家打成了一片。

除了心裡對孟虎還有些疙瘩外，她很慶幸自己選對了位子；雖然他坐在她身邊，但至少吃東西時看不到他的表情；看不到他的表情，她的心情就篤定了許多。

「多吃一點。」孟虎替崔幼晴碗裡添了青菜。

「謝謝，我自己來就好了。」崔幼晴客氣的說。

「厚！怎麼都沒人幫我夾菜？」曾瑪俐眨動長長眼睫，故意要哀怨。一大筷子的雞肉放進了曾瑪俐的碗裡。「我們雖然是老夫老妻了，不過祇要妳有任何需要，我還是會細心的爲妳服務。」俞宇堂立刻諂媚的討好女友。三人座沙發上的六隻眼睛直盯著這一對情侶表演。「人家說了你才做，你要學學阿虎，自動一點。」曾瑪俐是愈演愈有勁，完全不怕別人看。

「是是是，老婆大人教訓得是，下次我直接把菜餚進妳的嘴裡。」

(十四)

由於姐姐平日不大出門，所以她回答說：「除了丑松和美也子之外，沒有其他村民離開過村子。不過，我雖然不大出門，但是女傭阿島常常會告訴我村子裡大大小小的事，所以村子裡如果發生什麼事，應該會傳到我的耳裡，祇不過村子裡實在也沒什麼大事可談。」

於是我繼續假裝若無其事地問姐姐：「慎太郎最近是否有到別處去旅行？」

姐姐聽到這個問題嚇了一跳，但是她還是不慌不忙地告訴我沒有。

「如果慎太郎曾經去旅行，她不可能不知道，原因是典子小姐的身體非常虛弱，祇要稍微做了點事就會累倒，因此，我瞞著小梅、小竹姑婆和哥哥，暗地裡派阿島去幫他們洗衣燒飯。所以，祇要慎太郎有一晚不在家，阿島都會跟我報告，我不可能不知道的，」

最後，姐姐叮嚀我不能把這件事告訴小梅和小竹姑婆。

聽了這些語之後我大爲吃驚，我一直認爲大家都憎恨慎太郎，可是現在竟然有一位充滿同情心、默默付出愛心的人出現在我眼前。由此可見姐姐是一個心地善良，慈悲爲懷的人，我聽了非常高興。

老實說，我也曾經對慎太郎沒有好感，也許那是受到小竹、小梅姑婆和哥哥的影響，此刻我才知道自己的看法實在是太主觀了。

我將心中沒來由的陰影趕走之後，重新詢問姐姐：「爲什麼除了你之外，人家都對慎太郎懷有敵意？」

剛開始她不肯說，後來在我苦苦逼問之下，她終於將原因一五一十的告訴我。

「我真沒用，連才剛到這裡的你都看出來了。」姐姐深深歎了一口氣說：「其實這件事並沒有絕對的對與錯，祇能怪慎太郎的父親修二太好了，因爲他是田治見家的次子，卻比身爲長子的要藏——我們的父親更成熟穩重。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。」

姐姐的臉上充滿了哀傷的表情。

「這種事說出來祇會傷害到死去的父親和哥哥，因此對我而言，每當提起這件事，便有如刀割般痛苦，但是你硬要我說出來……」

「辰彌，雖然時代改變了，但是在鄉下地方，家族的傳統力量強過一切，自古以來都是由長子繼承家業，祇要長子不是傻瓜或精神異常，次男、三男是無法頂替哥哥繼承家業的。儘管他們祇差二、三歲，而且非常的優秀，還是不能違背傳統。如果兄弟兩人都同樣有才幹，就不會有問題產生了，或者是哥哥無能，弟弟也同樣無能，當然也不可能會有爭奪家產的情形發生。然而，我們的父季和修二叔叔實在是差了十萬八千里。

叔叔是個了不起的人，他做任何事都面面俱到，絕對不會丟田治見家的臉，相反的，我們的父親卻一無是處，因此姑婆們常常有恨鐵不成鋼的無力感。

繼承家業的長子窩囊無能，可是次男別無選擇地繼承別家的家業，他卻偏偏很優秀。由於姑婆們嫉叔叔如此能幹，再加上對愚蠢的爸爸充滿哀憐之心，使她們將所有的不平衡心態轉成憎恨，甚至到了慎太郎這一代，這種心態更加強烈了。」

(四十四)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柔玉小姐罵道：「休得胡說！」這柔玉小姐口中不便說出，心中卻也想道：這一定又是蔣郎來竊聽我們的說話，這癡子，於今婚姻已訂，佳期有日，怎生祇管到此攪擾，倘被人看破，豈非白圭之玷，此事怎生是好！心下十分躊躇。那掌珠和步蓮兩小姐，都一齊告別回房去了。韓香也要動身，柔玉小姐道：「韓姐，你今夜在此和我相伴吧。」韓香笑道：「小姐，我卻是膽小的，要在裡床睡，恐有鬼來時，我好躲在床背後去。」柔玉小姐也不覺失笑，便攔了韓香的手，一同上樓。那絳雪到樓下取了湯水，收拾茶具，不住地大聲咳嗽，忙忙收拾完了，持了一壺香茗，兩步作一步奔上樓去，閉了樓門，服侍小姐安寢不題。

卻說適才在樓上滾下來的，正是蔣青巖。他因見衆人都在樓下，思量要上樓去看看小姐的衾枕，不料一時失腳，滾將下來，跌得巾歪骨痛，把額角跌綻了銅錢大的一塊肉皮，抱著頭忙忙躲入樹林之中，又好笑，又好惱。又想到：「我這額角上跌了這一塊肉皮，倘明日張、顧兩人和岳父看見，一時卻怎生答應。」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我祇說是昨夜吃醉倒在床上，滾下來跌破的。」自己一人站在樹林中，祇待衆人查看過了，打探聞得柔玉小姐留下韓香相伴，祇得學個鸞驚捕魚之勢，一步一步，在那黑影裡步回書院中來，從新脫了衣服，上床去睡。心中打算，明日瞞過了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，私到園中去看那三位小姐賞牡丹。一邊打算，一邊昏昏睡去。

再說柔玉小姐留住韓香的意思，原非要他相伴，祇因蔣青巖一事在心，恐怕將來做出話柄，損了他的名節，故留韓香在此，要和他商議一個計策，善止蔣青巖的來往。兩人在樓上對坐在燈下，又凝著絳雪在跟前，不便開口，祇得分咐絳雪道：「我與韓姐還要做詩閒談，你可將茶兒溫了，添上些燈油，你自去和衣睡睡，我這裡有事之時，再來喚你。」絳雪聞得小姐放他去睡，就如放赦一般，忙來添滿了燈油，將茶壺暖在茶包內，他自去和衣睡了。韓香見柔玉小姐這般動靜，理會不出，欲問又止。柔玉小姐側耳細聽，那絳雪早已睡著，柔玉小姐方才立起身來，望著韓香深深一拜。那韓香不知就裡，忙忙答應，驚訝道：「小姐卻是為何事，豈不折殺我？」柔玉小姐道：「姐姐，我有一言與你商議，望你千萬不可洩漏。」韓香道：「小姐說哪裡話，賤妾本一下人，蒙小姐愛同骨肉，形影相依，自恨圖報無地。」

(三十二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

子平八字
三元風水45年
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
婚姻
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

傳真：314-991-2554

e-mail:slcj@slcjmail.com